

绽放生命的精彩

□杨应和

城市一条马路的尽头,矗立着一根电线杆。电线杆与冰冷的水泥地面之间,有一条狭窄的裂缝。在这裂缝中,一棵太阳花静静地生长着。它是风的馈赠?鸟的礼物?还是农夫无意间洒落的种子?不得而知。与路侧花圃里被人精心打理的各种葱葱郁郁的花相比,这棵纤弱的太阳花没有阳光的照耀,也没有赖以生存的肥沃土壤,我曾以为它无法在这样严酷的环境中生存下去。

然而,出人意料的是,这棵太阳花在接下来的日子里,凭借着连绵的雨水滋润,焕发出勃勃生机。它的叶片翠绿欲滴,花茎上开满了粉嫩的小花。它在恶劣的环境中生长着,没有自怨自艾,没有放弃挣扎,而是伺机而发,把细长的根须伸进贫瘠的碎石中,抓紧吸收只有夕阳西照时残留的片刻阳光,一旦遇到雨水,它就势如破竹般积极向上生长。我不禁对眼前这棵稀松平常的太阳花心生敬意。

这让我想起从朋友圈中读到的一篇文章。令我感动的是该文的作者刘逸,她自幼患脑瘫,轮椅是她唯一的代步工具。身体的束缚并没有挡住她追求梦想的脚步,面对困难和挑战,她选择坚强,乐观

地笑对生活。5年之间,她用仅仅能动的右手食指敲打键盘,根据自身经历,写了两本共36万字的书——《生命的羽翼》和《向阳花的守候》。用文字挖掘内在价值,让生命闪闪发光。刘逸身残志坚,她如卑微的向阳花,胸怀鸿鹄之志和不屈之心,凭着不屈不挠的精神、勇于拼搏的斗志、和持之以恒的毅力,日积月累,成就了自己,也赢得了世人的尊重。

刘逸因奋斗而活成一束光,照亮了自己,也照亮了别人。为感谢曾经帮助过她的人,善良的她用卖书的部分稿费,筹划建立了个人爱心基金会,来回馈社会,为那些更需要帮助的人尽微薄之力。她多次被邀请到各个学校巡回演讲,她还受邀到中央电视台录制《向幸福出发》节目,让更多的人从她的经历中汲取力量,净化灵魂,滋养内心。

你若盛开,蝴蝶自来。现实生活中,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像刘逸那样,都在默默奋斗着,同样面临各种艰难与挑战。在生活的裂缝中寻找希望的光芒,哪怕只是一丝微光,也能带来光明,温暖和希望。我们将如同太阳花一样,绽放出生命的精彩。

作者单位:江苏宏泰科技有限公司

劳动号子

□董青春

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,农村随处可见劳动时打号子的场景。人们在集体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时,通过整齐有力的劳动号子鼓舞士气、激发干劲、协调动作一致。激昂嘹亮、铿锵有力的劳动号子,深深地镌刻在岁月的记忆里、溶化在平凡劳动者的血液中。

那时好多现代化机械设备还不多见,好多重活累活都是靠集体力量人工完成,如村民家建房抬楼板上梁、麦场上移动脱粒机、垒新屋基打拦河坝夯土、推着载重的手扶拖拉机爬坡、挑河治水拉着推车上堆等,这些活计通常需要多人合作共同发力完成,干活时常会由村干部或力气最大位于主要位置的人领头吆喝“打号子”使劲。“打号子”的内容和节奏一般根据具体的活而定,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劳动,吆喝的号子也不同,或吆喝着“一二三(领头),加油(众人)”或一起鼓劲“嘿哟(领头)嘿哟(众人)”或呼喊“用力推啊(领头)不偷懒啊(众人)”几乎所有的劳动号子都豪迈雄壮、粗犷朴实、节奏明快和干脆有力。

笔者曾经体验过劳动号子的魅力。有一年雨季一辆货车往河堆上运送抗洪物资,上坡中途轮胎打滑赶紧刹车,生产队长赶忙召集附近的10多名劳力支援推车。生产队长说:“大家找准位置,听我号子一起用劲往上推,使劲啊,要是车子冲不上去后退就危险了。”然后生产队长开始打号子,大家一起使劲推车,“向上推

啊”“嘿哟”“不后退啊”“嘿哟”嘹亮的号子声中,货车加大油门冲上了河堆。

印象最深、最热闹的要数夯屋基打号子了。夯屋基的夯是用农村磨盘做的,足有100多斤重,用粗钢筋焊制的铁箍兜住,铁箍上系上5根粗绳索,夯屋基时5个人紧拉着绳索,随着号子声先是将磨盘拉到空中,再重重地夯到地上。夯屋基吆喝的号子有以前流传下来的传统的内容,也有现场临时即兴编的,曾经围观过王三爹家夯屋基的现场,领号子的张大龙吆喝着“王爹建新房啊”其他人回应“嘿哟”下面接着是“全家喜洋洋啊”“嘿哟”“我们来帮忙啊”“嘿哟”“用力来打夯啊”“嘿哟”,在劳动的号子中,打夯人调整拉动绳索的力量与节奏,确保磨盘“轻起重落”沉沉地砸在地上。农村夯屋一般选择春天,庄稼地没有什么农活,嘹亮的号子声引来众人围观,围观的人越多,打夯人打号子越兴奋,号子声越嘹亮。

如今农村重体力活几乎全被机械设备所取代,劳动号子也已渐行渐远。前几天看到报纸上一首关于劳动号子的诗歌,不禁又一次回忆起过去的劳动号子,诗歌里写道:劳动号子,这声音里有着天然节奏,每个音节承载着山一样的重量,指挥着脚步整齐划一,腰背压弯如上弦的弓,劳动号子,比交响乐宏大,比摇滚乐有力……

作者单位:响水县慈善总会

小凉棚

□宋树林

炎炎夏日,人们在凉棚下落坐,脖子上晾着一条湿毛巾,手摇着芭蕉扇,腿跷在凳上,凉风习习,那真叫一个爽。

小时候,父亲在家门前搭建一个凉棚,借助一棵楝树,另外在大场上埋下三根木棍,相互用麻绳缠着,顶上用柴席盖上,这就是一个简单的凉棚模型。为使凉棚安全度夏,母亲在四周种上丝瓜,丝瓜藤子围着木棍不断往上爬,节节高升,肥大厚实的叶片密密匝匝覆盖住凉棚顶,原来光秃秃的顶盖变成了绿色凉棚,藤叶像绿门帘一样低垂下来,绿油油、一条条、一簇簇舒展开来,在夏日清风的吹拂下,飘飘荡荡。

傍晚,母亲早早就把煮好的糝粥盛在盆里,端在凉棚里的桌上,洗两条小瓜腌一下作为下饭的菜肴。父亲放工回来后,一家人在凉棚下围桌吃饭、乘凉、拉家常,父亲一边津津有味地喝着稀粥,一边谈白天生产队劳动发生的一切。吃完饭,左邻右舍的长辈们腰间插着芭蕉扇,手里捧着

烟袋,到我家凉棚下拉家常。

暑假期间,我每天都会搬来小木桌、大板凳,静静地坐在凉棚下。母亲吩咐我帮她剥毛豆、掰棒头、戳大椒、拣韭菜。母亲总是忙个不停,有时在凉棚下洗衣服、刷鞋子,有时拿着针线缝补衣服,有时和邻居大婶们围坐在一起择菜洗菜,谈天说地,闲话家常。凉棚下,夏天的风是凉丝丝的,日子是幽香绵长的。

盛夏的夜晚,父亲怕热,他总会光着臂膀,穿着短裤,裹着纸烟,一边吸着,一边扇着芭蕉扇,坐在凉棚里乘凉。我们一家人围坐在荫凉的凉棚里,喝着玉米粥,就着小瓜菜,一喝一身汗。父亲总是吃得最多,也是吃到最后,锅里的稀粥他照单全收。茶余饭后,那昏暗的煤油灯光,点缀着飞来飞去的流萤,伴着虫鸣,父亲仰望着天空,给我讲《牛郎织女》《女娲补天》等神话故事,有时跑到门前梨树地,摘几个梨给我们尝尝,或分送给来我家串门的大爷大婶们。

我家门前不但有凉棚,还有一口深井,它是我家的天然冰箱。三伏天时,母亲都会把西瓜、香瓜、番茄等食物,放在盛有井水的盆里。吃饭后,人们在凉棚里乘凉时,父亲就把那“冰镇”好的西瓜从井里面捞上来,用菜刀切成几份,红红的瓜瓤透出阵阵清凉,甜蜜的气息弥漫着整个凉棚,左邻右舍的大爷大婶啃着清甜冰爽的西瓜,早就把夏天暑热忘得一干二净。

凉棚是最热闹的地方。左邻右舍聚在一起纳凉、吃西瓜、闲聊,有的还卖饭碗(把饭碗端到邻居家吃),边吃边聊,大家你一言我一语,笑声不断,说不完的闲话,聊不尽的趣事。

如今,空调、电风扇取代了凉棚和把扇,蜗居在高楼的套间里,没有了昔日的凉棚,也没有了左邻右舍串门聊天,更没有虫声绕耳、凉风习习,心中总荡漾起阵阵清凉凉的乡愁。

作者单位:响水县水务局

